

▲ 明建平 散文作品

父与子

我的父亲总是打我。我想，他秉承的是“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的家教思想吧。

记得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刚刚放暑假。那天中午，天气特别热，家里的小黄狗趴在门槛上伸着舌头喘着粗气，门外梧桐树、黄楝树上的知了声声叫个不停。

我光着膀子，赤着脚丫在家乘凉。突然，门口探出三个小脑袋，是六秃、元元和飞飞。他们一个劲儿地向我挤眉弄眼，还不停地向我招手。

我蹑手蹑脚地溜出门，和三个小伙伴心照不宣地跑向村东的河潭。我们光着脚丫踩在河滩上，正午的河滩烫得我们一蹦一跳的。我们扎进河潭，半天才露出头，一个个地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水花四溅，怎一个凉爽了得！

河潭东面依山，山上有一块巨石，向河潭伸出约两米，便成了我们的天然跳台。我们爬上巨石，排成一排，练习跳水。元元胆小，站在岩石边试了又试，就是不敢往下跳。六秃偷偷从后面一推，元元直溜溜掉下潭，双手在河潭中乱扑腾，引得大家一阵哄笑。飞飞胆子大一些，退后几步，小跑到岩石边，张开双臂，直接跳下，只听“嘭”的一声，像颗炸弹在水中炸开了花。

我和六秃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站在岩石边，弯曲双腿，腾空而起，在空中变幻姿势，头朝下坠入河潭中。六秃更是花样百出，退后几步冲到岩石边，高高跃起，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头朝下，双手笔直在前，双腿并立在上，人成一条直线像根绣花针一样插入潭中，水面只泛起几朵水花，赢得我们阵阵叫好。

我们玩得正兴浓，元元眼尖，推了一下我和飞飞，并喊道：“快跑！打将来了！”

我抬头一看，只见我父亲和飞飞

的父亲一人手持一根荆条朝河滩上赶来，父亲边跑边撸掉荆条叶。

我和飞飞撒腿就跑，连裤子都来不及穿。飞飞年龄比我大两岁，跑得飞快，他父亲追了一阵子就跑不动了。

我父亲对我穷追不舍。慌忙之中，我一脚踩在沙坑中，摔倒了。父亲一个箭步跨上前，左手按住我的后背，右手抡起荆条不由分说地抽打我的屁股。那荆条抽得又狠又快，痛得我杀猪似的嚎叫。

飞飞父亲见我父亲打我打得不像话，一把推开我父亲，抱起我说：“哪有像你这样下死手打孩子的！”

刚好我母亲跑来了，一把从飞飞父亲手中抱过我。她看到我前胸烫得赤红，屁股也被打得条条红印，不禁嚎啕大哭：“我的儿啊，莫怪父亲狠心打你，你要是淹死了，我和你父亲老了指望谁啊！”

那一刻，我恍惚听懂了，父母亲连生三个女儿后，终于生了个么儿子，我这个么儿子的到来，如一团跳动的火焰，照亮了家里每个人的心田。

但是，被父亲摁在河滩上暴打的奇耻大辱，像种子一样悄悄埋在我心底，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会和父亲掰一掰手腕，一雪前耻。终于，在我十九岁那年夏天，父亲被我双掌推倒在地。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揭榜日，全班六十七人，十五人榜上有名，我名落孙山。

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落榜的信息一览无余地写在脸上。我鞋也不脱，和衣倒在床上，蒙头入睡。

这时，父亲收工回家，问母亲我考试的情况。

母亲轻声叹道：“好像没考上。”父亲一听，暴跳如雷，大声责骂：“蠢种！乌龟吃大麦——瞎糟蹋

粮食！”

我心里憋着气，顶嘴道：“你才是乌龟吃大麦呢！”

父亲听了，火冒三丈，冲进房间，对着我的后背就是“咚咚”两拳，打得我五脏六腑都要跳出来了。

我“腾”地从床上站起来，把父亲狠命一推。父亲倒退两三步，被一张椅子绊倒，仰面朝天。我吓了一跳，转身就逃。父亲追在后面骂道：“反了！反了！还敢打老子！”

我没有胆量打父亲，我只是困兽犹斗，情急之下，推了父亲一把。

母亲在后面一边跑一边笑着对我喊：“快跑，到同学家躲几天再回！你父亲自己绊倒了还赖人！”

父亲早已被我的大长腿落下丈把远，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骂道：“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我在同学家躲了几天，回来听母亲说，这几天父亲把一季的早稻收成全部变卖，托关系为我争得了一个复读指标。

我回家后，吃午饭时，父亲瞪了我一眼，我把嘴巴噘了噘，脖子梗了梗，相对无言。

自此以后，父亲感受到了儿子的反抗，我已不是当年的愣头青，我和父亲就这样沉默地对峙着，好像擂台上的两个对手，你不动我也不动，相安无事二十多年。真的没想到，在父亲七十多岁，我四十岁的那一年，父亲又出手了。

那年春节，我开着崭新的小轿车载着妻子、女儿衣锦还乡。车进院门，父亲手持丈八长竿，竿头挑着的长长的鞭炮噼里啪啦炸响，刹那间，院门前满地飘红，像铺了一层红地毯。

左右隔壁的父老乡亲听到鞭炮声都围拢过来，对着我那黑亮黑亮的小轿车啧啧称赞。父亲一支烟接一支烟

散给众人，满脸沟沟壑壑的皱纹里藏着的全是喜悦和荣耀。

当天下午，恰好儿时的伙伴六秃、元元、飞飞都回来了。当晚，六秃做东，我们四人喝了三瓶白酒，酒后打麻将，闹腾到半夜才归。第二天晚上在元元家，亦如此。第三天晚上，我们四人在飞飞家喝完两瓶白酒后，迅速从酒场转向麻将场。

那夜，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响，惊得一阵狗叫。屋内，麻将桌下的火盆里炭火红红，把小屋烤得暖融融的。我们一个个战斗得热火朝天。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牌桌前，父亲是怎么进屋的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脚步轻得像猫走路。

飞飞赶紧站起来给父亲敬烟，父亲理都不理，抡起拐杖，“啪”的一声，砸在麻将桌上，麻将子儿四下乱飞，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

六秃、元元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父亲举起拐杖来打我，我眼疾手快，反手抓住，用力一拽。

天地良心，我只是想夺过拐杖，根本没有想伤害父亲的意思。哪知我拽的力气太大，一下子把年迈的父亲拽倒了，他一头撞在火盆的铁架子上，额头破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滴。飞飞赶紧找来创可贴，横横竖竖贴了四五张才把父亲额头上的血止住。

父亲左手摸着伤疤，右手指着我骂道：“你张狂个球！你大爷一夜之间输了三担田、五间房！输得倾家荡产！是老子撑起了这个家！”

那夜，我无地自容，满脸羞红，我真希望那拐杖能重重地击砸在我身上。

如今，父亲八十五岁了，身材佝偻，步履蹒跚，垂垂老矣，拿一双筷子都拿不稳，再也打不动我了。父亲真的老了。

读《兰亭集序》（外一首）

尹伊

从你的墨色里
摹一摹行草间的纵情山水
一撇，撩开了右军沧海桑田
一捺，便抵达了永和九年

当我峰回未到之前
不知老之将至
后面四十二人列坐其次
每一列就像一首长诗
畅达雄秀之气

王羲之端起一杯酒
回敬这山阴的峻岭
天空随即明亮
游目骋怀，录其所述

今天重温一次
秀丽的书法就涌动一次
我有足够的耐心从点到点
走出二十八行
走进一千七百年前暮春之初
我依然高山仰止，等你
滴墨的声音

女儿红

调一砚墨，描绘一处故园
赏给你
让江南水乡，小桥流水
写进来
邀请一些画家和诗人
勾勒白墙绿瓦，回廊屏风
埋下十八缸黄酒和一首首
唐诗押韵
假装历史从这里走出皇宫

你红袖添香，红装素裹
一首词接着传唱
一首诗接着弹奏
等到天亮，你低眉
你继续拾取玉簪，我赶考

十八年后
院子里桃花盛开，女儿出嫁
那就让老之将至，高朋满座
你备好刚刚开封的女儿红
盛满太平，一壶醉里清风
我披一身锦绣，荣归故里

铁塔湖边的校歌记忆

秦毓阳

“嵩岳苍苍，河水泱泱，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这是刻在每一位河南大学学子记忆中的第一章，也是最难忘的一章。

还记得入学时，老师为我们布置的第一任务就是学习唱校歌，在那之后的很多天，我都与同学们相约在铁塔湖旁一起练习唱校歌。

清晨，明媚的阳光穿过一座座古老的建筑，洒在我 and 同学们的肩头，“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民主是式，科

学允张，猗欤吾校，永无疆……”歌声响彻整个湖面。

歌声惊起了湖面上的一对白鹭，它们扑棱着翅膀掠过水面，在晨光中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停止唱歌，望着那对白鹭消失在琴键楼的前面。有一个同学突然笑出声来：“看，把鸟儿都吓跑了，我们唱的得有多难听啊。”或许并不是我们的歌声难听，而是这歌声里承载的分量太重。

每一个音符都记录着河南大学这

所百年学府的沧桑，每一句歌词都镌刻着河大人的精神密码。每每唱到“四郊多垒，国仇难忘”时，仿佛看见了抗战期间师生们挑灯夜读的身影。而“民主是式，科学允张”，又似乎触摸到了五四运动时热血青年的脉搏。

之后的日子里，校歌成了我们校园生活中最为和谐美好的旋律：广播里、军训时的汇演操场上、学校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里……我最难忘的是那年校庆，白发苍苍的老校

友们与我们一起合唱校歌，他们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却十分有力。他们眼含泪水，但眼里闪烁的光芒却格外明亮。

每一句歌词里都蕴藏着河大人特有的精神密码：嵩岳的厚重，黄河水的包容，中原文化的深邃。正如老师说的，校歌不仅要会唱，更要体会其中传承的薪火与深切的内涵。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总有些东西值得坚守，就像铁塔千年不倒，就像校歌代代相传。

豆腐香

葛均习

每到腊月，年味渐浓。烋猪蹄、酱牛肉、蒸年糕、做豆腐等，各种味道飘香而来。对我而言，当属豆腐最飘香，豆腐的鲜香味道，让我想起难忘的儿时。

自古民谚就有：腊月廿五，推磨做豆腐。“豆腐”有“头福”“都福”的意思，寓意富贵吉祥。同时，更寓意做人清清白白，方方正正。记得小时候，父母在家做豆腐，头天晚上他们用簸箕把黄豆筛选出来，将选好的黄豆泡在大盆里。第二天早晨，母亲将泡好的黄豆用清水淘洗几遍后倒入铝盆，就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开始磨浆。

磨盘上放一大铝盆黄豆，母亲一勺一勺地将黄豆慢慢放入磨眼中。看着黄豆呈螺旋状慢慢下移，随着石磨的旋转，黄豆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从石磨中间的缝隙中缓缓流出，顺着石磨一直流到磨盘，沿着磨盘口直接流到水桶里。

磨浆后就开始做豆腐，父亲将大锅里倒满了水，母亲把灶坑添满了柴火，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锅底火红

的烈焰将母亲的脸照得通红。不一会儿水开了，父亲将磨好的豆浆全部倒了进去，霎时，满锅一片奶白色。父亲用擀面杖来回地搅拌，待搅拌均匀后，用舀子一勺勺将浆液倒进白面袋子里进行过滤，其实最好用纱布袋。那时家里条件差，没有纱布袋，只能用白面袋子代替，只是有些费力气，所以做豆腐是个体力活，没有男同志帮助是很辛苦的。

父亲双手从墙上把好久不用的挪锅床子（一种挤压豆浆用的工具，山东莒县农村土语）轻轻拿下来，用水冲了冲，横在了大锅上面，将装好豆浆的白面袋子拧紧后放在上面，父亲使劲儿地用双手挤压着。一股股白浆从白面袋子周围喷出，一股股细流，像条条白线，流到大锅里，有时还能溅到身上。过一会儿，白浆喷得就少了。这时，考验功夫的时刻到了，只见父亲将袖子挽起来，使劲儿地挤压，最后用手摸摸白面袋子基本干了才停下来。虽是腊月，父亲额头已有微汗。白面袋子里剩下的是豆腐

渣，倒在盆里准备炒着吃，流到大锅里的就是白白嫩嫩的纯正豆浆了，它是豆腐的前身。

母亲再次拉开风箱添加柴火，将锅内豆浆烧开，豆浆开始冒泡就表明开锅了。父亲将烧开后的豆浆用舀子一勺勺倒进大盆里。父亲拿出一小坛子卤水，小心地盛出几小匙放入大盆里，用筷子快速地轻搅一下，再将盆盖盖上。

这时父亲将鲜辣椒、香菜清洗切碎加入酱油，说一会儿就能吃上新鲜的豆腐脑了。十分钟左右，父亲揭开盆盖，一股鲜香的气味扑鼻而来。大盆里原来的豆浆瞬间变成一朵朵小花，这就是传说中的“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结果，看着是一幅立体生动的画。父亲轻轻盛出几勺放在碗里，撒上刚调好的料汁，豆腐脑吃在嘴里又鲜又香。

父亲又将挪锅床子放在大锅上，上面放上一个多孔的大竹筛子，筛子里再铺上大白包袱做纱布，包袱四个角搭在外面，其中两个角分别用几块砖头压住。母亲用

手紧紧攥着包袱两角，父亲将点好的豆花倒进去后，将包袱四角对角打好结，再用手拍平放好。看着豆花在包袱内一起一伏地乱晃，手放上去软绵绵、热乎乎的。然后在筛子上面放上盖顶，盖顶上再放一盆水，主要是压实豆花让豆腐密实成形。这时，筛子下面就像下雨一样，滴滴答答地流淌着。

父亲说，最少得等两个小时，豆腐才能成形，也不容易碎。两个小时后，父亲打开筛子里的大白包袱，一股豆香味直扑鼻孔刺激着我的味蕾，我不由得吞咽着口水。看到白嫩的一大筛子豆腐还冒着热气，母亲说晾一会儿就可以切块了。父亲拿起刀在豆腐上面划了几下，手从包袱底下轻轻一托，一大块正方形豆腐就出来了。父亲将豆腐切成小块，每人盛一碗，放上刚才拌的料汁简直太鲜了，正宗的农村豆腐绝对是“天下第一鲜”。

豆腐飘香更思乡。如今每到过年，我就会想起豆腐的鲜香，想起父母做豆腐的情景，想起一家人推磨时欢乐的场面。



春雨

陈伟雄

甘露丝丝缕缕洒下
山峦完全醉了，树梢挽不住
草叶留不住。她踮跹到山涧
汇进了江河，山涧独自静穆
没人去欣赏她流淌的执着
没人去理解她的庄重
何必苛求呢
不卑不亢地静穆吧
就算没有江河的壮阔
和千帆竞发的奇观
不埋怨单调的生活
涟漪会有
波涛也会有
是一滴春雨就永远不会干涸